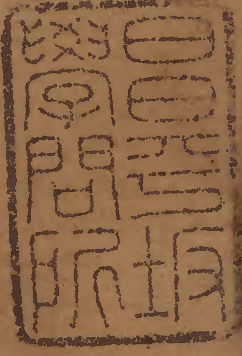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卷百卅三之七

本朝 歷代 戰國漢唐諸子



漢書門

九	四	〇	八
四	八	二	八

類號函架冊

內閣文庫

元	九	漢
八	四	書
函	〇	
一	八	
世	八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 47 )
函號	298	252

四十七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重録朱子語類卷百三十三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楙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本朝七



盜賊

蜀中有趙教授者因二蘇斥逐以此搖動人心遂反當時也自響應但未幾而哲宗上仙事體皆變了所以做得來也沒巴鼻蜀人大故強悍易反成都嘗有一通判要反已自與府中都吏客將皆有謀了不知如何一婢走出來告云日逐有官員來議事帥因下簾令辨府中人則皆每日所見合謀者其事遂敗義剛

方臘起向薊林時為小官言今無策只有起劉元城陳義剛翁作相則心不戰而自平揚

伊川嘗說今人都柔了蓋自祖宗以來多向寬仁不曾用大利之屬由此人皆柔軟四方無盜賊後來精康時多蓋虜義剛方急朝廷無暇治之耳且如紹聖之後山東

河北連年大饑而盜作也皆隨即仆滅但見長上云若更遲四五年虜人不來盜亦難禁止蓋是饑荒極了義剛

方臘之亂愚民望風響應其間聚黨劫掠者皆假竊臘之名字人人曰方臘來矣所至瓦解解臘之婦紅裝盛飾如后妃之象以鏡置臂懷間就日中行則光彩爛然競傳以為祥瑞用儒

論及楊公云當時也無甚大賊不過只是盜賊而已如李成之徒也只是劫掠若無計則不過自食人皆不是做事底

建賊范汝為本無技能為盜亦非其本心其叔積中却素有包藏陰結徒黨置兵器滿倉箱中其徒勸之舉事每

每猶豫若有所待有不快於中者輒火十數家且殺人  
因劫之為首其人終不肯但曰時未可我決不能為汝  
輩可別推一人為主眾遂擁戴汝為執乃獨獺建之士  
如歐陽穎士施逵吳宗者善文章多材藝或已登科皆  
望風往從之置偽官日以蕭曹房杜自相標置以漢祖  
唐宗頌其功德汝為愚人儼然當之朝廷遣官軍來平  
賊時秋稼已熟賊聞官軍至放水灌田又以禾穰相結  
連已而決堦去水官軍至不諳其山川道路賊縱之入  
山山路險隘騎卒不能前賊覺官軍已疲困乃出平原  
以誘官軍官軍出山爭趨田中既為結穰牽絆又陷泥  
淖賊因四面麤擊之官軍大敗乘勝據連州三年累降

累叛竟遣韓世忠來方能勦除之汝為自溢尸為眾所  
焚弗獲初建人陸棠謝尚有鄉曲之譽陸乃龜山婿為  
士人時極端重  
願似有賊聲言使二人來招我吾降矣朝廷遣之既而  
賊有二心乃拘繫久之歐陽輩又說之曰益切因循遂  
為賊用賊敗歐陽穎士吳宗先誅死陸謝施逵以檻車  
送行在至中道逵謂二人曰吾輩至必死與其戮於市  
朝且極痛楚曷若早自裁二人曰何可得自死逵曰易  
爾乃密令人為藥三元小太形色俱相似一乃無毒者  
逵取無毒者服之餘二人服即死逵既至行在歸罪于  
二人理官無所考證迄從末減但編置湖南某州中途  
又逃去或為道人或為行者或為人典庫歲後迤邐望

淮去有喜其材者以女妻之任數月復北走降虜改名  
 宜生登為科後擢用甚峻逆亮將犯淮時猶為之奉使  
 比來時黃尚書通老為館伴黃幼與之同筆硯雅相好  
 至是不欲見其人以遂辭遂改名張子公宜生猶問子  
 公通老安在子公以實對欲扣虜中事不可得因登六  
 和塔子公頌客宜生先登亟問之曰奉使得無首丘之  
 念乎宜生曰必來言方終而介使至宜生色為之變既  
 歸即為虜所誅龍泉尉施慶之乃其族也常舉宜生十  
 碑未全開老膝無心上將臺人在江南望江北斷鴻聲  
 裏送朝來又按蕭開集注宜生字朋望建安浦成人宜  
 歸其國歷南臺郎中刺濕二州召為禮侍累遷侍講  
 道號儒用

一士人見龜山容貌甚端莊坐不動每來必如是以此喜  
 之一日引入書院久坐忽報有客龜山出接士人獨坐  
 凝然不動如故宅眷壁外窺之大段驚異士人別去家  
 人以實告皆稱其如此好人愈為所取後以女妻之乃  
 陸棠也及范汝為作亂棠入其黨見矯情節貌之難信  
 也過  
 李楫寇廣西出榜約不取民稅十年故從叛者如雲稱之  
 為李王反謂官兵為賊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  
 便廣  
 瀘州之事朝廷既是命委清強官體究帥司若有謀只那  
 稟究官便是捉賊官且如揀差體究官帥司祇密看一

不下司文字與之令到地頭體究隨宜便與處分若體  
究官到彼他見朝廷之意未十分來煎迫亦須開門放  
入但只與之言今日之事既是如此若大兵四合勦滅  
亦不難今亦未能如是但你這頭首人合當出來陳說  
始初是如何及其既至則收而梟之事即定矣若遽然  
進兵掩捕則事勢須激城中之人不可保而州郡必且  
殘破道

夷狄

西夏李繼遷本夷狄姓托跋後賜姓李五代時有其地國  
初世襲太宗欲取之遂召繼遷歸京師以別人代之一  
日繼遷逃歸朝廷費無限心力不能得遂以其兄繼隆

元昊遂死不知他不死數年又必有其姦謀大未可知  
且如當時朝廷必欲他稱臣遂使契丹號令之契丹方  
自以為功朝廷正未有所處又却二國自相侵凌不爾  
則當時又須費力大抵西人勇健喜鬪三五年必一次  
為邊害本朝韓范張魏公諸人他只是箇秀才於這  
般事也不大段會只是被他忠義正當故做得恁地趙  
或問范文正公經理西事看得多是收拾人才曰然如滕  
子京孫元規之徒素無行節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  
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亢亦然蓋此等人是有才  
底做事時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云范公嘗立一  
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醜配底人後來甚得

其用時人目范公為龍猛指揮使又曰方范公起用事  
時軍政全無統紀從頭與他整頓一番其後却只務經  
理內地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以為得寸則吾之寸  
得尺則吾之尺卒以此牽制夏人遣使請和用儒  
問本朝建國何故不都關中曰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  
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  
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  
來至長安而盡池錄作關中之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  
高處山皆黃石不生草本朝則自橫山以北盡為西夏所有  
山河之固與吾共之反據高以臨我是以不可都也神  
宗銳意欲取橫山蓋得橫山則可據高以臨彼然取橫

知夏州令招之其兄遂陰與之合每奏朝廷謂已無事  
後朝廷又召其兄歸繼遷遂復有其地靈州屬朝廷又  
在西夏之外為西夏截斷又以兵圍之使不得通朝廷  
靈州絕遠難救援又其地渾沙無水不可掘每兵行則  
用水以自隨渴殺了多少人行其沙地上皆動陷了數  
百人馬只見不在太宗心欲棄之而不言時參政張洎  
南唐亡國之臣專以諂  
敗其主歸又以諂遺遇揣知上意即進可棄之說上問  
宰相呂端又令各進說端言如此則各有說非貪諂合  
謀之意洎即詆端避事端言洎不過揣合上意後洎即  
進說端不曾進上謂洎揣合果如端言封還其說朝廷  
遂詔靈州守臣出兵與接漸漸離去棄之張齊賢以為

不可如此則被夏人掩殺須是與之戰勝則得之不勝則漸引去方議未定忽報靈州已為夏人所破矣因而為彼所有後來朝廷費了幾多氣力去取韓范輩用兵後徐禧永樂之敗是也張魏公舊官於陝西嘗登高望見西夏界外則西夏土地亦不甚闊如何強盛被他守得如此好祖宗時兵每出輒敗今依舊五州全又更取過那邊去了土地合闔矣只見強盛虜人亦不柰何當時亦曾敗於彼楊

因論西夏事曰當時事不可曉看來韓范亦無素定基本只是逐旋做出且如當時覆軍敗將這下方且失利他之勢甚張忽然自來納款求和這全不可曉後來不久

山之要又在永樂故永樂之城夏人以死爭之我師大

敗神宗聞喪師大慟聖躬由是不豫按編年重和元年

進慶寺取人恃橫山諸陰以抗中國慶曆中王嗣宗范仲

欵初夏人取之會元吳納款而止元豐中李憲建議又會

王師失利神宗厭兵不克行貫常從憲得其規摹致和

初議進築至是十餘年遂得橫山之地夏人失援故納

欵然國家是時已建下燕之策益以多故其後西夏與

女真人乙巳冬女真圍太原夏人犯河又曰神宗初即

外則是橫山之取有以結怨於彼也

位富韓公為相問為治之要富公曰須是二十年不說

着用兵二字此一句便與神宗意不合已而擢用王介甫首以用兵等說稱上旨君臣相得甚懽時建昌軍司戶王韶上平戎策介甫力薦之初為秦鳳路經畧司機宜後知通遠軍遂一戰而復熙河捷書聞上大喜解白



王帶以賜介甫賞其知人又加韶為龍圖閣侍制以為  
熙河帥熙河本鎮洮軍因復其地改為熙州只是廣漠  
之鄉有之不加益無之不加損扭於一勝之後廟論一  
意主於用兵三敗至於永樂極矣永樂之敗徐禧死之  
禧師川之父黃魯直之妹夫也能文章好談兵也有進  
策行於世文字甚好二蘇之文未出學者爭傳誦之儒  
神宗其初要結高麗去共攻契丹高麗如何去得契丹自  
是大國高麗朝貢於彼如何敢去犯他剛義  
人主好勤遠畧底也是無意思當初高麗遣使來朝廷只  
就他使者以禮答遣之神宗却要別差兩使去緣他那  
裏知文故兩使皆侍從皆是文人高麗自是臣屬之國

何以得契丹契丹自是敵國

剛義

常見韓無咎說高麗入貢時神宗喻其進先秦古書及進  
來內有六經不曾焚者神宗喜即欲頒行天下王介甫  
恐壞他新經遂奏云真偽未可知萬一刊行後為他所  
欺豈不傳笑夷夏神宗遂止本亦不傳以某觀之未必  
有是事蓋招徠高麗時介甫已不在相位且神宗是甚  
次第剛明設使所進真有契於上心亦豈介甫所能止  
之又記文昌雜錄中說高麗所進孝經門上下一二緯  
經只是識緯之書必無進先秦古書之事但嘗聞尤延  
之云孟子仁也者人也章下高麗本云義也者宜也禮  
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此

說近是用儒

或問高麗風俗好曰終帶蠻夷之風後來遣子弟入辟雍  
及第而歸者甚多嘗見先人同羊小錄中有賓貢者即  
其所貢之士也賓貢二字當時宣賜幣帛之外又賜介  
甫新經三十本或以黑函黃帕其外得者皆寶藏之用儒  
國家方與女真和時高麗遣使來求近上醫師二人上召  
老醫擇二人遣往至則日夕厚禮皆不問醫而多問藥  
中事二醫恠而問之高麗主曰我有醫密事欲達宋皇  
恐所遣使不能密故欲得宋皇親近之人而分付之所  
以問公禁中事者欲以見公是所親信耳二人因闕之  
高麗主曰聞宋皇欲與女真和夾攻契丹此非良策蓋

我國與女真陸路相通常使人察之女真不是好人勝  
契丹後必及宋而我國亦不能自存此合當思所以備  
之二人問所以備之之說曰女真作一陣法甚好我今  
思得一法勝之因令觀教其女真陣蓋如拐子馬之類  
二人歸奏上怒召老醫而責之其一人出門吐血後不  
死其一一人歸即死義剛得之御史錄云先生去見玉山汪  
好女真為滅遼之約高麗有願所聞欲納忠誠不可得遂  
托病遣使求醫於本朝且願得供帳具禮甚厚上親信者  
引見之二醫以性至私則館御供帳具禮甚厚上親信者  
引全內庭盡屏左右諭二醫曰寡人非病也願有誠款  
願効於上國欲得附卿奏之幸密以聞二醫許諾則曰  
女真悔無及問其貪婪如豺狼安可與之共事今不早圖  
之戰轉勝小國得其一陣法可與之精兵累歲有事于燕  
每戰論畢乃厚為之禮而遣之二醫歸具奏本末微宗

卷一百三十三

九

間之滋不樂且懼其語世丞相童蔡華乃為食於家召

高麗與女真相接不被女真所滅者多是有術以制之高

麗要五十餘主今此方為權臣所篡而易姓一兼剛又

麗得四十主今易姓王

金虜舊巢在會寧府四時遷徙無常春則往鴨綠江獵夏

則往一山名忘其極冷避暑秋亦往一山如何冬往一山

射虎令都燕山矣揚

燕山之北古有大山嶺為隔但有一路傍險水後來石晉

以與耶律則其險路在其度內矣揚

燕山是古幽州石晉割賂契丹既為金人所滅其種

之傑者遂來據燕其主死其妻蕭太后主之童貫蔡攸

往取之番番兵敗後金人自取之朝廷求之遂盡滅

州之物婦女之類而去更索厚資賣之朝廷以其所索

之物與之遂得數州空地朝廷空內資以守之郭藥師

者燕將初歸本朝金人來取燕遂歸金郭只留守燕及

本朝得燕郭又迎降金人一日大節冬至官吏都集賀

郭郭番飲盡取各人家屬之類盡來飲少頃金人兵至

無一人得脫者自此遂入寇矣朝廷與大遼結好百十

年矣一日忽與金人約共攻遼而本朝無一人往是時

方十三起童貫自這邊來了遂不及往既失約後取燕

又是金人金人見本朝屢敗兵於燕遂有入寇之心是

時相王黼主其事童貫主兵蔡攸副之蔡京不主作詩

送其子云百年信約宜堅守六月師徒早罷休京作事  
都作兩下取燕有功則其子在無功則渠不曾並又有  
一子條上書言其父不是間亦是其父之謀也金寇初  
圍城時京云有一策可使虜人一兵不反朝廷使人問  
之云見上方可言寇去人問之云決汴河可以灌之後  
寇再來未至時已決之矣西北數千里渺然臣浸東南  
遂為寇所據四方音問一信不通以此故也

揚

粘罕圍太原一年有餘姚師古輩皆為其戰退遂破太原  
張孝純守太原一年多少辛苦及城破拚一死不得遂  
降後為劉豫處官太原既破遂一直圍京城  
揚  
李若水勸欽宗出李綱虜人可信醉後枕人睡熟以此信

之揚

金人初起時初未立將臨發兵召集庭下問之有能言其  
策之善者即授以將使往及成功而歸又集庭下問衆  
人而賞之金幾多衆人言未得又加之賞罰如此分明  
安得不成事

揚

虜人有一謀時聚諸尊長於一屋內全不言只用一物畫  
地謀了便各去做如其事難決便出野外無人處去商  
量

揚

兀木征蒙死於道有三策獻於虜主一則以汴京立洲聖  
欲招致江南之人二則以近上宗室守邊三則講和曰  
若行前二者也被他攬又曰道君有子四十八只放二

十八人歸來這二十人親王也要物事供他燾

虜至紹興守臣李勤降虜及駕至明州張俊大殺一番駕

江海虜人走明州人今尚怨張俊不乘時殺去可大勝

遂休了辛巳逆亮來時一隊自海中来李寶自膠西殺

敗李勤既降與虜酋並馬出有一衛士赴駕不及尚番

紹興見之以一大方磚逐打其酋幾中因被害死之今

立一廟在其所賜旌忠額後人皆於其廟賣酒甚至一

切逐去之說與王書令崇奉之先生又云某在時更為

大其自其衛士姓唐揚

劉豫來國朝廷管謀避計李伯紀云自南京退維揚遂

失河東北自維揚退金陵遂失京東西一番退一番失

設若是對人來桀熟不得亦着去不能久番今又只是

劉豫只是這邊人渠得一邑守一邑得一郡守一郡如

何只管遠避揚

逆亮八寇時劉信叔在揚州亮欲至劉盡焚城外居屋盡

用石灰白了城多罵完顏亮死於此字甚多忌見而惡

之遂居龜山人多不可容必致變果死滅揚

王仲術云虜中大臣有過時用紫茸氈鋪地令伏其上扶

之嘗有一宰相一駙馬受杖駙馬因此悒悒而死非恨

其杖也恨不得紫茸氈也又曰嘗有一官人出有一吏

人來至其花園中背上黃袱袱得一束文字某問何文

字曰史書也那官人伊是史官某問可借否曰不妨遂

開者內有一段云詔曰宰相姓名某謀南伐若以為是合盡心以贊其謀以為不是合盡忠極力以諫之不可依違以敗成筭今某人器器諫之可杖六十

楊割大師阿骨打楊割之子吳乞買阿骨打之子完顏乞買之子完顏

亮完顏雍葛王環幹离不幹离温兀术皆阿骨打兄弟也

阿骨打既死諸酋立其弟吳乞買乞買死國人欲立阿

骨打之子暗版字訖烈此五字不知如何記不得暗版字訖烈名宗

虜中謂大官人也暗版者大也字大官人者即所謂太

子也諸酋不肯復立乞買之子完顏實而以暗版字訖

烈為相暗版字訖烈實懷怨望云已當為主實覺之遂

殺宗盤一日遂盡誅二十七王惟室亦被誅字訖烈亦

在其中二十七王皆其黨與兄弟也連蔓宗魏親舊皆

殺了實又為亮所弑自立葛王先名襄後以其字似襄

字遂改名雍實皆兄弟也實之父行名皆從二粘罕亦

阿骨打族人嘗為相初入中國破京師幹离不粘罕也

幹离不早死幹离温後亦早死粘罕後來勸立劉豫內

則蕭慶主其事蕭慶用事久及兀术權懶廢劉豫而誅

蕭慶粘罕爭之不能得實遂忌之粘罕悒悒而死後來

獨兀术得後死初虜入中國問何姓寗大中原人答以

王姓寗大虜人呼王為完顏自是王者之後遂姓完顏

又問虜人今漸衰替曰卒急倒他未得被他立得箇頭

勢大若十分中做得一兩分事便足以扶持振起除是

大無道殘暴酷虐則不知如何若是如此做將去無大  
段殘暴之事恐卒消磨他未得蓋其勢易以振起也卓  
論及北虜事當初起時如山林虎豹縱於原野豈是人作  
謨曰當時曲端獻策不出十年彼必以酒色死方可取  
先生曰阿骨打纔得幽州便死曾見有人論虜人無事  
權在其主用兵權在將故虜主不用兵此說是大抵當  
初出時夷狄及志得意滿與我何異因與某人欲請  
遼郡自效先生曰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唯聖人乎上之人不欲用兵而我自欲為之是不識時  
問恢復之事多始勤終怠如何曰只以私意為之不以  
復讐為念

草王 大故會他所以要和親者蓋恐用兵時諸將執兵權  
或得要已不如和親可坐享萬乘之樂其初雖是利於  
用兵到後來惟恐我來與他廝殺剛義  
草王便是會底他立得年號也強謂之大定剛義  
草王懲逆亮之敗一向以仁政自居

先生喟然嘆曰某要見復中原今老矣不及見矣或者說  
草王在位專行仁政中原之人呼他為小堯舜曰他能  
尊行堯舜之道要做大堯舜也由他又曰他豈變夷狄  
之風恐只是天資高偶合仁政耳友  
南渡之後說復讐者惟胡氏父子說得無病其餘並是半  
上落下說雖魏公要用兵其實亦不能明大義所以高

宋只以區區成敗進退之列秦檜主和虜歸河南上下  
欣然便只說得地之美更不說大義若無范仲淹如圭  
則陵寢一向為之矣魏公時責永州亦入文字只說莫  
與之和如何感動魏公傾五路兵為富平之敗又潰於  
淮上若無氣力也是做不得事韓魏公煞是箇人物然  
亦遠是人事恰做得若更向上且怕難擔當賀孫論規

檜死上即位正大有為之大機會揚

即弘取河州胡昉取海州即公入時家明角楊牙人唐鄧汝三州皆官

軍取之王師駸駸到南京矣而諸將虜掠嬪女之類不

可言吳玠更要人錢虜騎來走歸矣虜人一苗圍泗州弘力拒之後村兵

至方詳

事又不同傳云如本朝夷狄之禍雖百世復之可也曰  
這事難說久之曰凡事貴謀始也要及早乘勢做才放  
冷了便做不得如魯莊公之事他親見齊襄公殺其父  
既不能復又親與之宴會又與之主婚築王姬之館於  
東門之外使周天子之女去嫁他所為如此豈特不能  
復而已既親與讐人如此如何更責他報齊桓公况更  
欲責定公夾谷之會爭那裏去見讐在向前不曾報得  
更欲報之於其子若孫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沒氣勢  
無意思了又况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  
雖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箇時勢義理輕  
重若桓公不是尊王室無事自来召諸侯如此則莊公



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為尊王室若莊公不赴非是叛齊  
乃叛周也又况桓公做得氣執如此盛大自家如何便  
復得讐若欲復讐則襄王殺其父之時莊公當以不共  
戴天之故告之天子方伯連率必以復讎為事殺得襄  
公而後已如此方快今既不能然又親與之同會與之  
主婚於其正當底讐人尚如此則其子何罪又况其子  
承其被殺後而入國又做得國來自好莊公之所不如  
宜其不能復而俯首事之也陳問若莊公能殺襄公則  
復與桓公為會可否曰既殺襄公則兩家之事已了兩  
邊方平自與桓公為會亦何妨但莊公若能殺襄公則  
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之功將在莊公而不在齊桓矣惟

泗海唐鄧四州皆可取西京中原之地逆亮來時用兵僅  
取得此四州而湯思退無故與之惜哉揚

晉人下吳却是已得蜀從蜀一造船直抵南岸周世宗只  
圖江南是時襄漢蜀中別有主所以屯淮上開河抵江  
今蜀中出兵可以入武關從襄漢樊鄧可以擣汝洛蘇  
淮上可以取徐州辛巳間官軍已奪宿州國家若大舉  
只用十五萬精兵明德

江州皇甫將名曾領兵守信陽作山寨三年云由其山接  
金房諸山而出取西京中原云國家用事某願當此一  
路云都不用國家兵糧沿路人皆自願為兵且與糧其  
人忠醇能同甘苦得士心不附內貴然亦未必能以律

御兵而戰也 揚

陳問復讎之義禮記疏云穀梁春秋許百世復讐又某書  
 庶人許五世復讎又云國君許九世復讎又某人引魯  
 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盟春秋不  
 譏自桓至定公九世孔子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是九  
 世不復讐也此說如何 謂復百世之讎者是亂說許  
 五世復讎者謂親親之恩欲至五世而斬也春秋許九  
 世復讎與春秋不讎春秋美之之事皆是解春秋者亂  
 說春秋何嘗說不讎與美他來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  
 其事美惡人自見後世言春秋者動引譏美為言不知  
 他何從見聖人譏美之意又曰事也多樣國君復讎之

其不能所以只得屈服事之也只要乘氣勢方急時便  
 做了方好才到一世二世後事便冷了假使自家欲如  
 此做也自鼓氣不振又况復讎須復得親殺吾父祖之  
 讎方好若復其子孫有甚意思漢武帝引春秋九世復  
 讎之說遂征胡狄欲為高祖報讎春秋何處如此說諸  
 公讀此還信否他自好大喜功欲攘伐夷狄姑托此以  
 自詭耳如本朝靖康虜人之禍看來只是高宗初年乘  
 兀术粘罕韓侂不及阿骨打未死之時人心憤怒之日  
 以父兄不共戴天之讎就此便打疊了他方快人意孝  
 宗即位說意雪恥然事已經隔與吾敵者非親殺吾父  
 祖之人自是鼓作人心不上所以當時號為端人正士

者又以復讎為非和議為是而乘時喜功名輕薄巧言之士則欲復讎彼端人正士豈故欲忘此虜蓋度其時之不可而不足以激士心也如王公明矣虞斌父之徒百方勸用兵孝宗盡被他說動其實無能用着輒敗只志在脫賺富貴而已所以孝宗盡被這樣底欺做事不成蓋以此耳備云但不能殺虜主耳若而今捉得虜人來殺之少報父祖之怨豈不快意曰固是好只是已不干他事自是他祖父事你若捉得他父祖來殺豈不快人意而今是他子孫干他甚事又問疏中又引君以無辜殺其父其子當報父之讐如此則是報君豈有此理曰疏家胡說豈有此理又引伍子胥事說聖人是之曰

聖人何嘗有明文是子胥來今之為春秋者都是如此胡問疏又引子思曰今之君子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言當執之但勿為兵首從人以殺之可也曰盡是胡解子思之意蓋為或人問禮為舊君有服禮歟子思因云人君退人無禮如此他不為戎首來殺你已自好了何況更望其為你服此乃自人君而言蓋甚之之辭非言人臣不見禮於其君便可以如此也讀書不可窒塞須看他大意備恢復之計須是自家喫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十年豈有安坐無事而大功自致之理哉道今朝廷之議不是戰便是和和便戰不知古人不戰不

和之間亦有箇且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軼得我今五六年間只以和為可靠兵又不曾練得財又不曾蓄得說恢復底都是亂說耳營某嘗謂恢復之計不難惟移浮靡不急之費以為養兵之資則虜首可梟矣夫道

近見某公濟會中朋友讀時文策其間有問道德功術者二篇一篇以功術為不好一篇以為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術無道德則功術不好前篇不如後篇某常見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說恢復其應之曰公便說得不是公何不曰愛人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人不能因說為政篇道德政刑與此

一般有道德則刑政乃在其中不以道刑政不好但不得專用政刑耳

本朝禦戎始終為和字壞後來人見景德之和無恙遂只管守之殊不知當時本朝全盛抵得住後來與女真彼此之勢如何了揚和戎

問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因說靖康之禍云云終始為講和所誤虜人至城下攻城猶說講和及高宗渡江亦只欲講和問秦檜之所以力欲講和者亦以高宗之意自欲和也曰然是他知得虜人之意是欲厭用兵他當初自虜中來時已知得虜人厭兵故這裏迎合高宗之意那箇又投合虜人之意虜人是時

卷一百三十三  
子女玉帛已自充滿厭足非復曩時長驅中原之銳矣  
又被這邊殺一兩陳怕了兼虜之創業之主已死他那  
邊兄弟自相屠戮這邊兵勢亦稍稍強所以他亦欲和  
卓

秦檜自虜中歸見虜人溺於聲色宴安得之中國者日夜  
爛熳亦有厭兵意秦得此意遂歸來主和其初亦是矣  
然屈已奉之蕩不為一毫計使其和中自治有策後當  
逆亮之亂一掃而復中原一大機會也惜哉揚

秦檜講和時歲幣絹二萬五千匹銀二萬五千兩今歲絹  
減五千匹銀減五千兩此定數每常往來人事禮數皆  
用金銀器盛腦子貴藥物之類所費不貲大約等絹三

千五百 一匹銀二千五百文一兩大數一百二十萬  
緡彼來時只是些羊巴匹段之類甚微揚

重錄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四

歷代

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麓罕

闕祖口以下歷代史

水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

振

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為証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伯恭每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耳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藁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

高祖此樣處甚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

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

曹器遠說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

云云

先生曰伯夷當

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又云黃屋左纛朝以十

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先生曰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踈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祖開

因言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踈略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為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

又曰屏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意其叙傳云為春秋攷紀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藁如酈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苗

顏師古注前漢書如此詳猶有不可曉者况其他史無注者漢宣渭上詔令單于毋謁范升劾周黨伏而不謁謁不知是何禮數無注疑是君臣之禮見而自通其名然不可考矣方子口必大錄云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書便

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

漢書言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又如豈若匹夫匹

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添一箇人字甚

分曉夫道

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拳音秦攘臂繩今之骨袖手圈也

言解鬪者當善解之不可牽引秦繩也批亢擣虛亢音

剛喉龍也言與人鬪者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見其能勝

也潤

沈存中以班固律曆志定言數處為脛說是小說中脛廟

之意蓋不曉筭法而言爾蘇人

漢書引繩排根音不附已者今人誤讀根為根注云猶人

根格音戶之類蓋閩中俗語如此根格猶云抵拒擔

閩也引繩排根如以繩扞拒然儗

劉昭補志於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無子方

晉書皆為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

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何氏錄甚

多東坡此文亦不曾見楊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

好先生云云又云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楊

載記所紀夷狄祖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

之

舊唐一傳載乞加恩相王事其文曰恩加四海宋景文為

改作恩加骨肉



五代史畧假借太原以劉知遠之後非僭竊辭較直也揚  
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寔處  
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日固二日則  
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太好了  
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公  
不取孟子取楊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俾猶  
砥硤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孟子謂齊梁  
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又溫公不喜權謀至  
脩書時頗刪之柰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  
處刪去數行只讀着都無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別做  
論說以斷之驥

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  
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  
小說

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即否明仲云豫讓好處  
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簡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是  
無見識必非溫公節也

溫公無自節通鑑今所有者乃偽本序亦偽作

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  
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文呂文曰到此亦須悔然  
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  
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

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為更法之首温公却節去之只存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温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 佃

通鑑事末利及急而貧者舉以為收孥謂收之為奴婢不得比良民有罪則民得以告之官而自殺之 佃

温公論才德處未盡如此則才都是不好底物矣 佃

或問温公才德之辨曰温公之言非不是但語脉有病耳才如何全做不好人有剛明果決之才此自是好德亦有所謂昏德者如熊無能為亦何取於德德是得諸已

才是所能為者以才德兼全為聖人却是聖人又夾雜箇好不好也 銖

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能有所為如温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温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節

問温公言聰明強毅之謂才聰明只是才不是德曰温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便將何者喚作德也 銖

温公以正直中和為德聰明強毅為才先生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為德聰明便是智強毅便是勇 賜

陳仲才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  
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  
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  
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  
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剛義  
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  
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  
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  
明利害故見四皓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為之  
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  
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詳

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  
孟何以為輕重然又載周丘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  
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在  
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為褒  
貶溫公此樣處謀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遠  
曰溫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楊  
溫公謂魏為正統使當三國時便去仕魏矣卿  
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  
遂急結束了故唐五代多繁冗見管見後唐莊宗六月甲午條下方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  
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

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學

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温公作此書想在忙裡

做成元無義例祖

稽古錄定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

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宋高公歷

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温公之有法也高氏小史

亦好一書但難得本子高峻唐人通鑑中

康衡傳司馬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賀

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

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

唐鑑欠處多看底辨得出時好

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

它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留

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寫做

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乖正

只是疎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難處置豈

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楊錄西程

好熟今看都只是氣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

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

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

為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家端

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地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寬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

唐鑑白馬祖歐公論不及此

唐鑑議論覺似迂緩不切考其意蓋王介甫秉政造新法

神考專意信之以為真可以振起國勢一新其舊故范

氏之論每以為此惟在人主身心之間而不在法如言

豐財在於即用神考曰豈有着破阜襖破皮鞋即能致

國富邪

唐鑑意正有踈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

之但理不及唐鑑耳

祖閱

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

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

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

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

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

那有激便不平正

夫道

或說二氣五行錯揉萬變曰物久自有弊壞秦漢而下二

氣五行自是較昏濁不如太古之清明純粹且如中星

自堯時至今已自差五十度了秦漢而下自是弊壞得

箇光武起整得畧畧地後又不好了又得箇唐太宗起

采整得畧畧地後又不好了終不能如太古或云本然  
底亦不壞曰固是論歷代

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內疆土皆為世臣據襲莫可  
誰何而畿內土地亦皆為諸侯爭據天子雖欲分封而  
不可得妙封鄭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鄭地固而取之  
亦是無討土地處此後王室子孫豈復有疆土分封某  
常以為郡縣之事已萌於此矣至秦時是事勢窮極去  
不得了必須如此做也個

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  
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族晉  
惠公得國便不納羣公子文公之入即殺懷公此乃異

日六卿分晉之兆

問春秋時良法美意尚有存者曰去古愈近便古意愈多

升卿口以  
下春秋

成周之時卿士甚小到後來鄭武公們為王卿士便是宰  
相恰如後世侍中中書令一般

論周稱卿士不同在周官六卿之屬言之則卿士乃是六

卿之士也徒幾人如皇父卿士番為司徒如周人稱

稱公政亦卿士卿士惟月衛武公為平王卿士之數則

這般之職不知如何  
子蒙

封建世臣賢者無頓身處初間亦未甚至春秋時孔子事

如何學

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儘是強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強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事威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威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威文所以責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

問揚管仲子產如何揚謂管仲全異功利心不好子產較近道理聖人精子產有君子之過四然只說得如此如

何是本原頭有病否曰是本原雜問傳全美說范文正所為似子產賦謂細是正踈決不相似亦麗曰只是雜揚

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霸者之道亦必如此

問晉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此是信禮否曰此是假禮信之名以欺人欲舉而用之非誠心也如湯之於葛葛云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葛云無以供犧牲湯使人遺之牛羊至於不得已而後征之非是以此餌之而圖以殺之也又云司馬遷云文王之治岐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皆是降陰德以分紂之天下不知文王之心誠於為民者若此又云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縞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卓

因論甯武子義剛言春秋時識義理者多曰也是那時多世臣君臣之分密其情自不能相舍非是皆曉義理古

時君臣都易得相親天下有天下之君臣

薄錄云大處有大君臣小

處有小君臣一國有一國之君臣一家有一家之君臣自秦漢以來便都遠絕今世如士人猶畧知有君臣之分若

是田夫去京師動數千里它曉得甚麼君臣本朝但制兵却有古意太祖軍法曰一階一級皆歸服事之儀故

軍中階級却嚴有定分

義剛錄。薄

鬻拳只是箇粗豪人其意則忠而其事皆非理不足言也

問

子升問伍子胥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謂之亂臣賊子亦未可又問還是以其出亡在外而言亦可以為通論否曰古人自有這般事如不為舊君服之義可見後世天下一家事體又別然亦以其出亡之故若魯臣事之亦不可也又問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曰不可孫曾如何曰世數漸遠終是漸輕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者



正也可仕者權也之本

**越**棲會稽本在平江楚破越其種散記故後號為百越此  
間處處有之山上多有小小城郭故壘皆是諸越舊都  
邑也春秋末越地最廣蓋自初間并吞諸蛮而有其地  
如淮南之舒宿亳之蓼皆是初間若不得齊威管仲看  
他氣勢定是吞周室以此觀之孔子稱管仲之功豈溢  
美哉吳之所以得破楚也是楚平以後日就衰削又恰  
限使得吳子齊如此先又有申公巫臣往吳教之射御  
戰陣這兩人所以不向齊晉那邊去也是見得齊晉都  
破壞了兼那時如闔閭夫差勾踐幾人皆是蛮夷中之  
豪傑今浙間是南越地平曠閩廣是東越地狹多阻南

**豐**送李柳州誤謂柳為南越孫賀

**越**都會稽今東在土地只如今閩狹後并吳了却移都平

江亦名會稽秦後于平江立會稽郡吳越國勢人物亦  
不爭多越尚着許多氣力今虜何止於吳所以圖之者  
又不及越如何濟事今做時亦須着喫些艱辛如越始  
得范蠡文種未是難二人皆在越籠絡中此是難某在  
紹興想像越當時事亦自快人越止一小國當時亦未  
甚大段富貴在越自克如此亦未是難事然自越之後  
後來不曾見更有一人似之信立事之難也揚  
范蠡載西子以往王銍性之言歷攷文書無此事其原出  
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吳會一舸隨鴟夷王解此意又不

然曰王性之不成器如這般發事渠讀書多攷究得甚精且多也揚

義剛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雖能折子擊却非知道者之言不成我貧賤便可凌人此豈忘乎貧賤富貴者哉陳仲車不以為然次日請問先生曰他是為子擊語意而發但子方却別有箇意思它後面說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此是說我只是貧賤不肯自詘說大人則藐之孟子也如此說雖曰聖人無小大無敢慢不肯如此說但視那為富貴權勢所移者有間矣聖人氣象固不如此君大賢以下則未免如是

戰國以下

武靈王也是有英氣所以做得恁地也緣是他肚裡會恁地做得但他不合只倚這世子如後來立後一垂也是心不正後感召得這般事來

剛

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截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曰這是他們愛去立說後都不去攷教子細這只是却田單會守後不柰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濬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濬王則人心自是休了它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它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毅不是不要取它也煞費氣力被它善守後不柰他何

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它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正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它當時那昂也去打，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甲車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太段無能，後被甲車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甲車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何。剛

壽

樂毅營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當如此用速，不得又齊濟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甲車，故下之難使殺得盡其策，必不失之。先武下，一城不得明，帝謂下之太速，揚

義剛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但以義剛觀之，使相如能以待廉之術，待秦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之趙而鬪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它說它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

其寔它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  
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壁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  
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宝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  
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王之屬為重若子  
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  
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它人則是怕秦殺了  
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它須是料度得  
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  
此當時被它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剛  
春秋時相殺甚者若相罵然長平坑殺四十萬人史過言  
不足信則有之若謂之盡坑四十萬人將幾多所在

又趙卒都三百戰之士豈有四十萬人肯束手受死決  
不可信又謂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窺山東之類何嘗有  
此等事皆史之溢言

常疑四十萬人死恐只司馬遷作文如此未必能盡坑得

許多人德明

常思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個曰使  
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絮底人  
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得必不看下智鼓  
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算其機矣嘗思古  
今智士之謀畧詭譎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  
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

荆丹知燕必亡故為荆軻之舉

術至韓非說誰精密至矣蘇張亦尚踈

陳仲事問合從便不便曰温公是說合從為六國之便觀

當時合從時秦也是惧盖天下盡合為一而秦獨守關

中一片子地也未是長策但它幾箇心難一如何有箇

人撓攬得他也是難這箇却須是如孟子之說方得如

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人皆引領而望之師文王大

四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孟子只是責辦干已

設使當時有仁政則如大旱之望雲霓民自歸之秦雖

強亦無如我何義則問蘇秦激怒張儀如秦人皆說它

術高切以為正是失策處曰某謂未必有此事所謂激

怒者只是蘇秦當時做得稱意後去欺那張儀而今若

說是蘇秦怕秦來敗從所以激張儀入秦庶秦不來敗

從那張儀與你有甚人情這只是蘇秦之徒見他做倒

了這一着後粧點出此事來謾人

事曰某嘗疑不恁地做得拙蘇秦豈不蘇秦激張儀入秦

翻了他想是蘇秦輸了這一籌其徒遂裝撰此非說話

時人傑錄云常疑蘇秦資送張儀入秦事恐無此理當

脚功實自不容此輩紛紜撓亂也

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曰此亦在

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為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

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

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

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廣秦。

陳仲亨以義剛所疑問云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伯道鞅亦不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伯道之說耳先生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無所不曉義剛問不知温公削去前一截是如何曰他說無此事不肯信又問如子房招四皓伊川取

以為得納約自牖之義而温公亦削之如何曰是他意裏不愛不合他意底則削去其常說陳平說高祖曰項王能敬人故多得廉節之士大王慢侮人故廉節之士多不為用然廉節士終不可得臣願得數萬斤金以間疏楚君臣這便是商鞅說孝公底一般他知得高祖決不能不慢侮以求廉節之士但直說他則恐未必便從故且將去嚇他一嚇等他不從後却說之此政與商鞅之術同而温公也削去若是有此一段時見得他說得有意思今削去了則都無情意他平白無事教把許多金來用問高祖便肯如此等類被他削去底多如何恁地得善善惡惡是是非非皆着存得在那裡其間自有

許多事若是不好底便不載時孔子一部春秋便都不  
是了那裡面何所不有義剛○元本云南却放他底  
它知孝公必不能用得這話且說這大意謂鞅無那帝  
那本道底來通鑑削去溫公便是一教國亦不信他如  
擊底道底來通鑑削去溫公便是一教國亦不信他如  
何成事若為盜所便隱若一教國亦不信他如  
能一成人若為盜所便隱若一教國亦不信他如  
事又一般人都信高帝謂項他下人能得去直是生  
慢侮人故皆利無恥者歸之大王誠能去而短集而長  
則云云然大王恣慢必不得高祖必不能下士故先  
斤全以置楚君臣這慢是度得高祖必不能下士故先  
說許多話教兩祖亦自與商鞅之術而說他本謀來故  
能使人聽信但云溫公性朴直便是不同而說他本謀來故  
劇盡事也不信人謂世  
間都無這般底人

以今觀之秦取六國當甚易而秦甚難之以古來無此樣  
不敢輕易因說後世篡奪難人凡事前未有樣者不易  
做揚

仲子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  
阡南北曰陌或謂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  
是一箇橫一箇直耳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  
若是十箇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  
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  
只恁地閑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  
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  
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  
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决裂阡陌觀此可見這兩句

自是合掌說後人皆不曉唐時却說寬鄉為井田狹鄉為阡陌東萊論井田引蔡澤傳兩句然又却多方回互說從那開阡陌之意上去義

問井田阡陌曰已前人都錯看了某嘗攷來蓋陌者百也阡者千也井田一夫百畝則為遂遂上有徑此是縱為陌十夫千畝則為溝溝上有畛此是橫為阡積此而徃百夫萬畝則為洫洫上有涂涂縱又為陌千夫十萬畝則為澮澮上有道道橫又為阡商鞅闢之乃是當時井田既不存便以此物為無用一切破蕩了蔡澤傳云商君決裂阡陌乃是如此非謂變井田為阡陌也變孫云

人皆謂廢古井田開今阡陌云云

井是井田路其路甚大廢田遂一齊開小了作田故謂之破井田開阡陌揚

作恭言秦变法後世雖屢更數易終不出秦如何曰此意好但使伯恭為相果能盡用三代法度否問後有聖賢者出如何曰必須別有規模不用前人硬本子卿外

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它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



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  
不畱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  
捉兩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  
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王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  
趙王更阻遏它不住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金  
商藍田入關即錄作從長安角上入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  
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畱取子嬰在也錄  
秦以水德王故數用六為紀振  
五德相承古人所說皆不定謂周為木德後秦以卯衍之  
說推之乃以為火德故秦以所不勝者承周號水德漢  
又承周不承秦後又有謂漢非火德者王莽又有云云

三代而上未有此論則東坡謂威侮五行急棄三正皆  
又未必是揚

咸陽在渭北漢在渭南秦建十月已久通鑑不曾契勘揚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五

歷代一

大亂之後易治戰國羸秦漢初是也揚

周太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

行秦又太苟簡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

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

是質了至學錄漢承秦滅之後却有忠實底意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浩

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剗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

衰底意思人家亦然義剛

或問高祖為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曰只緣當時

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道祖

伯謨問汪公史評說酈食其說得好曰高祖那時也謾教

他去未必便道使得着又問聖人處太公事如何曰聖

人須是外放教寬一面自進必不解如高祖突出這般

說話然高祖也只是寬他劉項之際直是紛紛可畏度

那時節有百十人有千來人皆成部落無處無之那時

也無以為糧只是劫奪賀孫

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為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

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

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權心錄人傑

使高祖屈意事楚則有俱覽而已惟問舜棄天下猶敵

疑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

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當人傑錄云分羹之說則大

此責之全無是處也。有子錄却云懷羹之語只得如此

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曰

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

三年耳問縶會之來間不容髮况沛公素無以繫豪傑

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做此事先來便莫與項

羽講解既已約和即不可為矣大抵張良多陰謀如入

關之初賂秦將之為賈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

有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邪曰為韓報仇事亦

是是為君父報仇明德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于中而手足日翦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祖壯

伯豐因問善家令言尊太公事曰此等處高祖自是理會不得但它見太公擁篲心却不安然如尊太公事亦古所未有耳當

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昌壽

義剛說賜姓劉氏云古人族系不亂只緣姓氏分明自高祖賜姓而譜系遂無稽攷姓氏遂紊亂但是族系紊亂也未害於治體但一有同姓異姓之私則非以天下為公之意今觀所謂劉氏冠非劉氏不王徃徃皆此一私意使天下後世有親疎之間而相戕相黨皆由此起先生曰古人是未有姓故賜他姓教他各白分別後來既有姓了又何用賜但一時欲以恩結之使之親附於已故賜之如高祖猶少如唐夷狄來附者皆賜姓道理也定不是但不要似公樣恁地起風作浪說義剛

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伐之說高祖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

乘商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好以劉季為之亦未濟事在  
手方

高祖子房英項來雄道夫道

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  
一段武侯初見先王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邊  
策編為一卷雜

程先生謂何追韓信高祖通知亦有此理無垢謂申屠嘉  
責鄧通文帝亦通知恐未必然嘉乃高祖時踏弩之卒  
想亦一機直人文帝教做宰相便為他做有事當行便  
行大事記解題謂自嘉薨宰相權便輕了為以御史大  
夫副之也楊

論三代以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房今日說了脫空明  
日更無愧色畢竟只是黃老之學及後疑戮功臣時更  
尋討他不着苗

唐子西云自漢而下惟有子房孔明爾而子房尚黃老孔  
明喜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處已  
謀人皆是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國以嚴  
皆此意也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燒  
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  
漢則其事可見矣夫道

問子房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  
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畧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

是這樣說話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  
忒煞不黃老為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  
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這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  
緣節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孔明學  
術亦甚雜廣云他雖嘗學申胥申覺意思頗正大曰唐  
李西堂說子房與孔明皆是好人才但其所學一則從  
黃老中來一則從申韓中來又問崔浩如何曰也是箇  
博洽底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獸了子房之  
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廣

子房多計數堪下處下揚

張良一生在荆棘林中過只是殺他一任他流血成川

橫屍萬里他都不知棒

叔孫通為絲莖之儀其効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喧嘩失禮

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

君卑臣之法下錄云叔孫通制漢儀一時上

尊君卑臣知君人之意而

齊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

是它深知叔孫通之為人不肯從它耳當

漢之四皓无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紛爭却不斷為

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果小了然

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當

伯豐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

謀混為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  
 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為太  
 子死亦脅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  
 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  
 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  
 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  
 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  
 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  
 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  
 劉如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  
 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緣無罪

和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為它不憤五  
 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為固謬然當時便  
 廢他不得留

召平高於四皓但不知高后時此四人在甚處蔡夫云康  
 節謂事定後四人便自去了曰也不見得恐其老死亦  
 不可知廣

韓信反無證見祖  
 問南軒嘗對上論韓信諸葛之兵異曰韓都是詭詐無狀  
 揚

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道  
 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文

文帝學申韓刑名黃老清靜亦甚雜但是天資素高故所為多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資又輔以慘刻之學故所為不如文帝班固謂漢言文景帝者亦只是養民一節畧同亦如周云成康康亦無大好处或者說閔雅之詩正謂康居滯亂故作以譏之蒙子

文帝不欲天下居三年喪不欲以此勤民所為大綱類墨

子孫

或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為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之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功十五曰小功七服織三日或人以為當時當服大功者只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織者只三日恐亦

不解恁地臣為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是臣為君服三年服如諸便為天子大夫為諸侯乃畿內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耳蒙子  
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户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



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  
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  
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陳平之意亦猶  
是爾蓋知音而不知人則瞽者之職爾知人則音雖不  
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本朝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  
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  
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自今觀之要說  
他自不識安能知歐陽永叔也得但他偶然自知亦奈  
他何道

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曰此軍  
法又問大凡為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

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  
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反時更  
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且如朝廷下  
州縣取一件公事亦須知州知縣肯放方可發去不然  
豈可輒易也

賈誼

賈誼說教太子方說那承師問道等事却忽然說帝入太  
學之類後面又說太子文勢都不相干涉不知怎地賈  
誼文章大抵恁地無頭腦如後面說春朝朝日秋莫夕  
月亦然他方說太子又便從天子身上去某掌疑三代  
之禮一句合當作及其為天子字蓋詳他意是謂為太  
子時教得如此及為天子則能如此它皆是引禮經全

文以為證非是他自說如此剛義

問賈誼新書云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

不應律聲音應律恐是以歌詠而言曰不是如此太子

新生大師吹律以驗其帝所謂應律只是要看他聲音

高下如大射禮舉旌以宮樞旌以商便是此類文蔚

問賈誼新書立容言早立何謂早立曰不可曉如儀禮云

疑立疑却肯屹屹然而立也等

問賈誼新書曰此誼平日記錄藁草也其中細碎俱有治

安策中所言亦多在馬子方

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

誼一雜記藁耳中間事事有些廣

問賈誼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嘗言本朝正用此術契丹

分明是被金帛買住了今日金虜亦是如此昌父曰交

隣國待夷狄固自有道五餌之說恐非仁人之用心曰

國是但虜人分明是遭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不為則

已為則五餌湏並用然以宗室之女妻之則大不可如

烏孫公主之類令人傷痛然何必夷狄齊人歸女樂便

是如此了如阿骨打初破遼國勇銳無敵及既下遼席

卷其子女而北肆意盡感行未至其國而死因笑謂趙

曰頃年於呂季克處見一畫卷畫虜酋與一胡女並轡

而語季克苦求詩其勉為之賦末兩句云却是燕姬解

迎敵不教行到殺胡林正用阿骨打事也備

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氣象陸子靜省試策說武帝強文帝其論雖偏亦有此理文帝資質雖美然安於此而已其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題目只如此先王之道情願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使合下便得箇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欲討匈奴便把呂后嫚書做題目要來揜蓋其失他若知得此豈無脩文德以來道理又如討西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馬此是甚氣力若移來就這邊做豈不可末年海內虛耗去秦始皇無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公輪臺之悔亦是天資高方

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

若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可見他當時已自知其驪向

若能以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善先生歸後

問目云狂者志高可以有為所者志索有所不為而可以守漢武狂然又不純一不足言也○淳○編錄見

章狂翁

漢守高祖無功不侯之法甚嚴武帝欲侯李廣利亦作計

終破之法制之不足恃除得人方好因論取武帝

曰其英雄乃其不好處者人不可如此又謂文帝雖

只此然亦不是胷中無底觀典賈誼夜半前席之車則

其論說甚多誼蓋皆與帝背者帝只是應將去誼雖說

得如厝火薪下之類如此之急帝觀之亦未見如此又

云彼自見得當時之治亦且得安靜不可撓揚

武帝做事好揀好名目如欲逞兵立威必曰高皇帝遺我

平城之憂若果以此為耻則須脩文德以來之何用窮

兵黷武驅中國生民於沙漠之外以償鋒鏑之慘道

武帝征匈奴非為祖宗聖積年之忿但假此名而用兵耳

壽

王允云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如封禪書所載祠祀

一事樂書載得神馬為太一歌汲黯進曰先帝百姓豈能

知其音邪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下面却忽然寫

許多禮記又如律書說律又說兵又說文帝不用兵贊

歎一場全似箇醉人東撞西撞觀此等處恐是有意

漢儒董仲舒較穩劉向雖博洽而汲然皆不見聖人大

賈誼司馬遷皆駁雜大意是說權謀功利說得深了覺

見不是又說一兩句仁義然權謀已多了救不轉蘇子

由古史前數卷好後亦合雜權謀了

漢儒初不要窮究義理但是會讀記得多便是學揚

漢儒注書只注難曉處不全注盡本文其辭甚簡揚

問君臣之變不可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王與伊尹同然

尹能使太甲自怨自艾而卒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天

子有爭臣七人兩句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他更咆勃

時也惡模樣曰到這裏也不解恤得惡模樣了義剛曰

光畢竟是做得來宛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宛轉了

良久又曰人臣也莫願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  
宛轉不得義剛

問霍光廢昌邑是否曰是使木甲終不明伊尹如之何曰  
亦有道理可學

或問霍光不負社稷而終有許后之事馮以口過戒子孫  
而他日有暴屍之禍先生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  
之善為已師法不當如此論也若海

問宣帝雜王伯之說曰湏說得如何是三如何是伯方可  
論此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酷  
底便喚做伯明道王伯劉子說得後自古論王伯至此  
無餘蘊矣義剛

叔器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曰這箇先湏辨別  
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它是與不是叔器云如約法三  
章為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它有意無  
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義剛

韓延壽傳云以期會為大事某舊讀漢書合下便喜他這  
一句直卿曰敬事而信也是這意曰然夫道

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曰初也湏與他至誠說  
是無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皆不  
與之解說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為善其  
心有病矣揚

揚惲坐上書怨謗要斬此法古無之亦是後人增添今觀

其書謂之怨則有之何謗之有溥

正溥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已輔導太子先生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它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它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又問元帝是時年十二如何便逆知其後來事曰若是狡者便難知如南北時有一王當面做好人背後即為非此等却難知若庸謬底人自是易見又問如何不以告宣帝或思所以救之曰若是恁地越不能得去便

做告與宣帝教宣帝待如何備

先生因言嘗見一人云匪衛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答淮陽王史遷書其辭甚好又曰如宣无間詔令及一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曰匪衛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備事無有自做得成者光武要小小自做家活子亦是鄧禹先尋得許多人太宗便是房杜為尋得許多人今只要自做揚

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今人都如此

費力只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  
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明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  
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  
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  
以才自負自恃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  
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  
龐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備

漢儒專以災異讖緯與夫風角鳥占之類為內學如徐孺  
子之徒多能此反以義理之學為外學且如鍾離意傳  
所載脩孔子廟事說夫子若會覆射者然甚怪

徐孺子以綿漬酒藏之雞中云吊喪便以水浸綿為酒以  
奠之便歸所以如此者是要用他自家酒不用別處底  
所以綿漬者蓋路遠難用器皿盛故也

煮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  
為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  
一箇衰善處人看他是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  
告以四代禮樂因說至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  
惠聖之和都是箇有病痛底聖人又問伊尹似無病痛  
曰五就湯五就桀孔孟必不肯恁地只為他任得過不  
問伊尹莫是枉尺直尋曰伊尹不是恁地只學之者便  
至枉尺直尋

賀

亂世保身之難申屠蟠事可見郭林宗彰而獲免以稱人之美而不稱惡人不惡之陳仲弓分太守謗送宦者葬其為皆如此不送其葬亦得為之詭遇揚

後漢魏桓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干祿求進以行志也方今後宮千數其可捐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慨然嘆曰使桓生行而死還於諸子何有哉孫賈

問君舉說漢黨錮如何曰也只說當初所以致此止緣將許多達官要位付之宦官將許多儒生付之閑散無用之地所以激起得如此曰這時許多好官尚書也不

是付宦官也是儒生只是不得人許多節義之士固是非其位之所當言且足以致禍其常說只是上面欠一

箇人若上有一箇好人用這一邊節義剔去那一邊小人故成一箇好世界只是一轉關子賀孫

說東漢誅宦官事云欽夫所說只是翻騰好看做文字則劇其實不曾說着當時事體到得那時節是甚麼時節雖倉公扁鵲所不能療如天下有必死之病喫熱藥也不得喫涼藥也不得有一人下一服熱藥便道他用藥錯了天下有必亡之勢這如何慢慢得若許多宦者未誅更恁地保養過幾年更乖這只是胡說那時節是甚麼時節都無主了立箇渤海王之子續纒七八歲方說梁冀跋扈便被弑了立蠡吾侯為相帝方十五歲外戚宦官手裏養得大你道他要誅他不要誅他東漢外戚



宦官從來盤踞軌轍相銜未有若此之可畏養箇女子  
便頓放在宮中十餘年後便窮極富貴到得有些蹶跌  
便闔族誅滅無遺類欲為狐豚而不可得必亡之易未  
有若東漢末年伯謨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其嘗  
說唐時天下尚可為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着  
手處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  
時若有人似尚可為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諫  
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如伊川易解也失契  
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  
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嚼果  
食度日呼田令孜為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

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  
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小變動便成大病如  
乳母也瞎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怪一場如張讓趙  
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怪一場這是甚麼時節伯  
謨云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  
時節直是無着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  
萃作詩史以為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未  
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  
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  
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賀孫

荀文若為宦官唐衡女婿見殺得士大夫厭了為免禍計

耳升卿

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似而今用軍卒義剛

漢有十三州一州建一刺史刺舉一路則諸侯郡守雜建諸侯甚大如齊七十餘城大率置官法度之類與天子等七國變後方漸削奪主父偃用賈誼策分王諸侯子孫方漸小後漢赤雜建魏陵逼諸侯甚每令人監之不得朝覲并親知往來曹丕待宗室如此晉大封同姓八王之亂以此元帝中興亦以此齊梁間削奪諸侯尤甚唐亦尚有之然只是遙領楊

漢律康成注今和並文皆亡矣淳

漢人斷獄辭亦如今之款情一般具其罪引其法為斷淳

今法中有保辜二字自後漢有此語想此二字是自古相傳淳

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五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六

歷代三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為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為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着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為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一二大着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

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相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

端蒙

考百三十一

問先主為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必大錄云孫權與劉備同禦着救他曹操亦是其勢只得不合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荊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利害然在便不相顧人傑小異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益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必大

諸葛孔明大綱資質好但病於粗疎孟子以後人物只有

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如授後主以六韜等書與用法嚴處可見若以比王仲淹則不似其細密他却事事理會過來當時若出來施設一番亦須可觀木之

或問孔明曰南軒言其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子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升卿

問孔明典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寓禮厚錄云孔明也粗若禮樂中人但做

忠武侯天資高所為一出於公若其規模并寫申子之類時也

則其學只是伯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延請從間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荆取蜀若更從魏延間道出關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為之揚

致遺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時可問王猛從符堅如何曰符堅事自難看觀其殺符堅與東海公陽分明是特地殺了而史中歷數符生酷惡之罪未

海公之死云是太后在甚樓子上見它門前車馬甚盛欲害符堅故令人殺之此皆不近人情蓋皆是已子不應便專愛堅而特使人殺東海公也此皆是史家要出脫符堅殺兄之罪故裝點許多此史所以難看也時舉諸葛亮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馬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伯豐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亮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斑

駁處功未成故如此曰然則寧事之不成曰然

罷遠問諸葛武侯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

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

過便從他計要知不當恁之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

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願

留之那時郡國久長能得人心如此賀孫

毅然問孔明誘奪劉璋似不義曰便是後世聖賢難做動

羞便粘手惹脚凍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

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

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

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解制

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先主不

忍取荆州不得已而為劉璋之圖若取荆州雖不為當

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

若得荆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為漢賊而不知孫

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

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

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

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威曹氏且復威吳矣權之姦謀

蓋不可掩卒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為自全計爾或曰孔

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為陸遜所襲當

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  
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  
處置如此若無意外豈豔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  
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  
哉謨

直卿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此  
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  
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殺之豈可緩一纜緩人便一切  
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為之  
意司馬懿甚畏孔明便使馮辛毗來過令不出兵其實  
是不敢出也國家只管與講和聘使往來賀正賀節稱

叔稱侄只是見鄰國不知是讎了又問外踐謀吳二十  
年又如何曰事體不同諸侯各有國未便伐吳則越亦  
自在如此謀乃是楊

孔明出師表文選與三國志所載字多不同互有得失五  
月渡瀘是說前事如孟獲之七縱七擒正其時也渡瀘  
是先理會南方許多去處若不先理會許多去處到向  
北去終是被他在後乘間作撓既理會得了非惟不被  
他來撓又却得他兵眾來使賀孫

誦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從周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淳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險甚揚錄作檢拾而為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能暇及此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方看史策自有諛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諸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為夏侯楙是曹操婿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諛載不盡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賀孫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嚮大自不須用變詐譬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且如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令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你看見只是不可犯若用變詐已是其力不敵須假些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着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口一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有專於戰鬪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又問垓下之戰曰此却分曉又問淮陰多多益辦程子謂分數明如何曰此御衆以寡之法且如十萬人分作十軍則每



軍有一萬人。大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為十軍。一軍分作十卒。則一將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則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二十五人。然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伍長。伍長所管四人而已。至於大將之權。專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為進退。若李光弼旗麾至地。令諸軍死生以之是也。若又陣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握幾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湍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為善用兵也。又問陰符經有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之說如何。曰。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原本。三反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謂。上文言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則其專一可知。注陰符者。分為三章。上言神仙抱一之道。中言富國安民之法。下言強兵戰勝之術。又有人每章作三事解釋。後來一書吏竊而獻之高宗。高宗大喜。賜號渾成。其人後以強橫害物。為知饒州。汪某斷配人傑。或問季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曰。皆是元來有底。但季通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季通以為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陳。不成有許多兵馬。

相戰鬪只袞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步  
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  
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  
之便以司馬遷為曉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之論  
不知班固以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  
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  
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  
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  
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将說大要臨陣又在番  
休遞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餉遣之  
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

替人徃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  
而不至於困乏鄉來張柔直守南劍戰退范汝為只用  
此法方汝為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  
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為數替以入陣之先後  
更迭食之士率力皆有餘遂勝汝為又云劉信叔順昌  
之勝鄉見張仲隆云親得之信叔大槩亦是如此時極  
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  
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着手乎則曰熱甚不可着  
手矣時城中軍亦不甚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為  
數替如是下令軍中可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  
合暑藥徃者歸者皆飲之人情胥快

元城劉師閔向張魏公督軍暑藥以

蓄藪為之與今冰壺故能大敗虜人蓋方我之甲去甲  
散方大際相似熱不堪着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勢可知又未免有困  
餒之患於此時而擊之是以勝也或曰是戰也信叔戒  
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弃竹筒狼  
籍其豆於下虜馬饑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為竹筒所  
滾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曰此則不得而知但聞  
多遣輕銳之卒以大刀斫馬足每拆馬一足則和人皆  
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率一馬仆則從旁而斃不下十數  
人儒用

八陣圖敵國若有一二萬人自家止有兩三千人雖有法  
術所用之秦云勢不敵則不與鬪先生笑曰只辨着走

便了秦云這是箇道理譬如一箇十分雄壯底人與一  
箇四五分底人厮打雄壯底只有力四五分底却識相  
打法對副雄壯底便不費力只指點將去這見得八陣  
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先生曰也須是多寡強弱相侔  
可也又須是人雖少須勇力齊一始得秦云終不是使  
病人與壯人鬪也賀孫

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  
便已成正軍矣李通語

用之問諸葛武侯不死與司馬仲達相持終如何曰必問  
只管算來算去看那箇錯了便輸輸贏處也不在多只  
是爭些子李通云看諸葛亮不解輸曰若諸葛亮輸時

輸得少司馬懿輸時便狼狽賀孫

諸葛公是忠義底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

備位而已道大

羊陸相造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好意

思不備錄云觀陸抗正是彭如其德於祐之言斯可見矣如漢文修尉佗祖墓及石

勒脩祖墓母墓事皆相近必大

王儀為司馬昭軍師昭殺之雖無辜裏仕晉猶有可說而

裏不仕乃過於厚者稽康魏臣而晉殺之紹不當仕晉

明矣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贖事離之過自不相掩

司馬公云使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不知君子

之譏初不可免也備錄云儀嘗仕昭而昭誅之云云

晉元帝無意復中原却託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于

伯而還行刑者以血拭柱血為之逆流天人幽顯不隔

絲毫問祖

湯執中立賢無方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

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人傑

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

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

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

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人傑

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謙之力量

反做不成曰王導謙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淳錄云人常以王導

比謙然謙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

人謙安却較有建立也然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

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謙安也被這

清虛絆了都做不得又問孔子惡鄉原如老子可謂鄉

原否曰老子不似鄉原鄉原却尚在倫理中行那老子

却是出倫理之外它自處得雖甚卑不好聲不好色又

吾不要官做然其心却是出于倫理之外其說然害事如

鄉原便却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未害倫理在義剛

謙安之時桓温本無策温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

要理資序未至大甚猶是半和秀才若它便做箇二十

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

日自比謙安王儉是已敗闕底謙安謙安特幸未踈脫

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

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符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

擁衆來謙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

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待發兵去迎

敵當來符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

見狼狽因淳王導曰桓温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

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比面事賊耳

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寬智略如

此當揚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鬮斗始  
嘗疑之既不與它為異亦何必如此附結之元來到這  
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  
曰謙安之與符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睚  
得它死耳伯豐問寇萊公澶淵事如何曰當來它却有  
措處然到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後也當

溫太真處王敦事難先生云亦不佳某做不得揚

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或以為內感或以為  
自誠中來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今人論理  
只要包合一箇渾淪原意思雖是直截兩物亦須衮合  
說正不必如此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箇道理

理一分殊之謂也到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  
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而感於我皆一理也謨

淵明所說者莊老然辭却簡古堯夫辭極卑道理却密升

卿

陶淵明古之逸民若海

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  
敗塗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  
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  
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  
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熒  
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熒忽然堅至蓋其

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個

王猛事符堅煞有事節符堅之兄乃其謀殺之賀孫

相溫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揚

晉任宗室以八王之亂自宗而後皆殺兄弟宗室以至召去知其不好途中見人哭問如何死曰病死曰病後何哭至有臨刑時平日念佛者皆合掌願後世莫生王侯

家揚

蘇綽立租庸等法亦是天下人殺得少了故行得易

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

是利李密起有一道士說密即東都縛楊帝獨夫天下必應揚謂密不足道漢唐之興皆是為利須是有湯武之心始做得得太宗亦只是為利亦做不得先生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傳及諸葛次及郭汾陽揚

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端蒙

高祖辭得九錫却是端蒙

高祖與裴叔寂昵宮人私侍之說未必非高祖自為之而史家反以此文飾之也端蒙

因論唐事先生曰唐待諸國降王不合道理竇建德所行亦合理忽然而亡不可曉王世充却不殺當初高祖起太原入關立代王遂即位世充於東都亦立越王二人一樣故且赦之至殺蕭銑則大無理他自是梁子孫元非叛臣某問唐史臣論高祖殺蕭銑不成議論曰然通老問以宮人侍高祖在太宗不當為曰它在當時只要得事成本無救世之心何暇顧此唐有天下三百年唐宗室最少屢經大盜殺之又多不出閭只消磨盡了可學

唐太宗以晉陽宮人侍高祖是致其父於必死之地便無君臣父子夫婦之義漢高祖亦自粗疎惟光武差細密却曾讀書來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曰元帝與王導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問祖逖摧鋒越河所向震動使其不死當有可觀曰當是時王導已不愛其如此使戴若思輩監其軍可見如何得事成也紹興初岳軍已向汴都秦相從中制之其事頗相類曰建炎初宗澤留守東京招徠群盜數百萬使一舉而取河北數郡即當時事便可整頓乃為注黃所制怏怏而死京師之人莫不號慟於是群盜分散四出為山東淮南劇賊

德明



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祖道

太宗奏建成元吉高祖云明當鞠問汝宜早參及次早建  
成入朝兄弟相遇遂相殺尉遲敬德着甲持刃見高祖  
高祖在一處泛舟程可久謂既許明早理會又却去泛  
舟此處有關文或為隱諱先生曰此定是添入此一段  
與前後無情理太宗決不曾奏既奏了高祖見三兒要  
相殺如何尚去泛舟此定是加建成元吉罪處又謂太  
宗先奏了不是前不說

太宗誅建成比於周公誅管蔡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  
是以周家天下為心太宗則做公義以濟私欲者也

端

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如何比得太宗無間心  
之心只是顧身然當時亦不合為官屬所迫兼太宗亦  
自心不穩溫公此處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發而應之  
亦只便是鄭伯克段于鄆須是有周公之心則可問曰  
范大史云是高祖處得不是曰今論太宗且責太宗論  
高祖又自責高祖不成只責高祖太宗全無可責又問  
不知太宗當時要處得是合如何口為太宗孝友從來  
無了却只要來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高  
祖不教日軍國事便付與太宗亦只是不得已唐世內  
禪者三如肅宗分明不是只如睿宗之於玄宗亦只為  
其誅韋氏有功了事亦不得已

端蒙

又論太宗事云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宗誅常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受端蒙

因及王魏事問論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祖不當立建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須莫事建成亦只是望僥倖問二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魏亦只是直楊

因問太宗殺建成事及王魏放太子立功結君後又不能死難曰只為祇見得功利全不知以義理處之端蒙

太宗納巢刺王妃魏鄭公不能深諫范純夫論亦不盡純

未議論大率皆只從門前過資質極平正點化得甚次

弟不知伊川當時如何不曾點化他先生嘗語呂大云范純夫平生於書

冊皆只從忙中攝過了所以諷呂大也

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

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揚

或謂史贊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知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曰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驥

問胡氏管見斷武后於高宗非有婦道合稱高祖太宗之

命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而賜之死竊恐立其子而殺其  
母未為穩否曰這般處便是難理會處在唐室言之則  
武后當殺在中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今日殺其  
母明日何以相見問南軒欲別立宗室如何曰以後來  
言之則中宗不了以當時言之中宗又未有可廢之事  
天下之心皆瞻望中宗高宗又別無子不立中宗又恐  
失天下之望此最是難處不知孟子當此時作如何處  
今生在數百年之後只據史傳所載不見得當時事情  
亦難如此断定須身在當時親看那時節及事情如何  
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別立  
宗室是時承乾亦有子在若率然妄舉失人心做不行

又事多看道理未須便將此樣難處來關斷了須要通  
其他更有好理會處多且看別處事事通透後此樣處  
亦易義剛

先生問人傑姚崇擇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說  
患未得人便見它真能精擇曰固是然唐鑑却貶之唐  
鑑議論大綱好欠商量處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當  
仁宗時條天下事亦只說擇監司為治只此是要矣人  
傑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  
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  
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

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省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道夫

周莊仲曰憲宗當時表也看如退之潮州表上一見便於之有復用之意曰憲宗聰明事事都看近世如孝宗也事事看義剛

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史之文人之沒頭腦乃爾後來流夜郎是被人挺着罪過了刻地作詩自辨被迫脅李白的詩中說王說霸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蕩立見踈脫必大

顏魯公只是有忠義而無意智底人當時去那裏見使者

米不知是賊便下兩拜後來知得方罵義剛

又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道夫

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說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殿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園溷無不脩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

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備

陸軍公奏議未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

便是經濟之學淳

問陸軍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祇為古今集驗方曰此

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

這箇也不得理會人傑

或問維州事溫公以德裕所言為利僧孺所言為義如何

曰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為國僧孺所言

雖義然意却全濟其已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

未安也須別做置處乃縛送悉但謀使之恣其殺戮果

何為也升脚

牛僧孺何緣去結得箇杜牧之後為渠作墓志今通鑑所

載維州等有些事好底皆是揚

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

其言哉若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戒駟御則人豈可不

有以養素自重耶銖

方伯謨云使甘露之禍成唐必亡無疑壽昌

唐租庸調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齊更新之初方做得

如漢衰魏代只是漢舊物事晉代魏亦只用這箇以至

六朝相代亦是遞相祖述弊法卒亦變更不得直到得

先魏比齊後周居中原時中原生靈死於兵寇幾盡所

以宇文泰蘇綽出來便做得租庸調故隋唐因之賀孫

唐六典載唐官制甚詳古禮自秦漢已失比周宇文泰及蘇綽有意復古官制頗詳盡如租庸調府兵之類皆是蘇綽之制唐遂因之唐之東宮官甚詳其以前上封事亦言欲復太子官屬如唐之舊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為兵農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却是如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為農矣

唐口分是八分世業是二分有口則有口分有家則有世業古人想亦似此樣唐義錄云唐口分是二分世業是八分有口則有口分寡者皆無過十

唐節度使收稅皆入其家所以節度富厚

杜佑可謂有意於世務者問理道要訣曰是一箇非若是

今之書理道要訣亦是杜佑書是一箇通典節要口方子

朱梁不久而滅無人為他藏掩得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稍久必掩得一半揚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寵伶優其卒也得鷹坊人善友歡樂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壽昌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創法立度其節拍一一都是蓋緣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

此下云所謂神聖其臣莫及趙普輩皆不及之○廣

問世宗果賢主否曰看來也是好問當時也曾制禮作樂  
 曰只是四年之間熬做了事問今刑統亦是他所作曰  
 開寶通禮當時做不曾成後來太祖足成了而今一邊  
 征伐一邊制禮作樂自無害事自是有人來與他做今  
 人鄉一邊便不對那一邊才理會征伐便將禮樂做閑  
 慢了世宗胸懷又較大胡泳  
 五代時甚麼樣周世宗一出便振收三關是王朴死後事  
 模樣世宗未死時須先取了熒冀則雲中河東皆在其  
 內矣本朝收河東契丹常以重兵援其後契丹嫌劉氏  
 不援始取之楊

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

意

周世宗大均天下之田元稹均田圖世未之見德明

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教

顯顯地都無些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楊

晉悼公幼年聰惠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

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

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

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

不其濟事文蔚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六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

戰國漢唐諸子

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

夫道

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

叢子乃其所注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

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有一處載

其君曰必然云是何言語

揚

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

之為全似曲禮它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也卑直是小

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說載



之却詳管

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閑時又有  
三歸之溺決不是閑功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  
之人也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  
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弄之并附以它書

問管仲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先生曰既不是  
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  
質蓋無所考據不必特地辨析耳如辟雍之義古不可  
考或以為學名或以為樂名無由辨證其初解詩亦疑  
放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雍是天  
子之書院大學又別子

國語文字多有重疊無義理處蓋當時只要作文章說得  
來多爾故柳子厚論為文有曰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廣  
國語中多要說人有不可教則勿教之之意廣

問史記云申子甲申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  
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曰張文潛之說得  
之宋齊立作書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鞅非得老子所以  
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  
是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老子是箇占便宜不  
肯擔當做事底人自守在裡看你外面天翻地覆都不  
管此豈不是少恩道夫曰若柳下惠之不恭莫亦至然  
否曰下惠其流必至於此又曰老子著書立言皆有這

箇底意思夫道

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曰看得荀子資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鹿他那物事皆未成箇模樣便將來說曰和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膩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云云亦只是莊老意思正是說那養生底和爾至於佛徒其初亦只是以老莊之言駕說爾如遠法師文字與肇論之類皆成片用老莊之意然他只是說都不行至達摩來方始教人自去做所以後來有禪其傳亦如是遠問晉宋時人多說莊老然

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說曰當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爾據其心下汙濁紛擾

如此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廣楊荀

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楊子然亦難看孫賀

不要看楊子他說話無好處議論亦無的實處荀子雖然

是有錯到說得處也自實不如他說得恁地虛胖賀

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惡

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它莫只

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先生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

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

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辨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

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楊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李可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先生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陳君舉作夷門歌說荆公東坡不相合須當和同不知如何和得可李荀子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孫贊入乎耳而著乎心著音直略切

問荀楊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夫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它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踈更無物事撐住觀筆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緣它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

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  
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  
夫只了待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業他  
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  
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  
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  
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  
惻但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  
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鹿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  
是黃老某嘗說楊雄家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  
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

說自身命也柰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  
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為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猥  
甚好笑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二人同日語問王通  
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度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  
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  
可為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  
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  
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  
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  
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  
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為續書七制之說亦起于通有高

文武宣光武明章制蓋以此二典也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為續詩續

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又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畧好此外盡無那壹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罔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為四句古詩者但多稍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它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

泰伯三以天下讓它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它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提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它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它自要做孔子便胡亂捉別人來為聖為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故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續編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它之過亦它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

起于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  
它無所顧藉敢為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  
通比荀楊又愛別王通極爽說得廣闊緣它於事上講  
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革施為作用  
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  
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着於大體處有所  
欠闕所以如此若曉得高處一着那裏得來只細看它  
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楊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  
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更  
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疎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  
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

箇六經便欲別做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着  
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  
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它却火急要做許多  
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它氣象局促只  
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  
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  
象去不得不宜其死也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它言  
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  
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  
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問下

命荀楊主  
韓及諸子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係秦蔡堯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麓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節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節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耶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

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時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燦然可為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樣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楊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其嘗說自孔孟滅後諸儒不子細讀得聖人之書曉得聖人之旨只是自說他一副當道理說得却也好看只是非聖人之意硬將聖人經旨說從他道理上來孟子

說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聖人之志如人去路頭  
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着不定明日接着不定或那  
人來也不定不來也不定或更遲數日來也不定如此  
方謂之以意逆志令人讀書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  
認硬捉那人來更不由他情願又教它莫要做聲待  
我與你說道理聖賢已死它看你如何說他又不會出  
來與你爭只是非聖賢之意他本要自說他一樣道理  
又恐不見信於人偶然窺見聖人說處與己意合便從  
頭如此解將去更不予細虛心看聖人所說是如何正  
如人販私鹽擔私貨恐人捉他須用求得官員一兩封  
書并掩頭行引方敢過場務偷免稅錢今之學者正是

如此只是將聖人經書拖帶印證已之所說而已何當  
真實得聖人之意却是說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  
是非聖人之意此無他患在於不予細讀聖人之書人  
若能虛心下意自莫生意見只將聖人書玩味讀誦少  
間意思自從正文中迸出來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  
方謂之善讀書且屈原本是一箇忠誠惻怛愛君底人觀  
了自古至今訛謬相傳更無一人能破之者而又為說  
以增飾之看來屈原本是一箇忠誠惻怛愛君底人觀  
他所作離騷數篇盡是歸依愛慕不忍捨去懷王之意  
所以拳拳反復不能自己何嘗有一句是罵懷王亦不  
見他有褊躁之心後來沒出氣處不柰何方投河殞命



而今人句句盡解做罵懷王枉屈說了屈原只是不曾  
平心看他語意所以如此個

問楊雄曰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  
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  
替於三百六十六曰下不足者乃益以騎羸固不是如  
陽中卦氣如何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  
蓋有氣而无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  
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又問賈誼與仲舒如何曰誼  
有戰國縱橫之氣仲舒儒者但見得不透曰伊川於漢  
儒取大毛公如何曰今亦難考但詩注頗簡易不甚泥  
章句問文中子如何曰渠極識世变有好處但大淺決

非當時全書如說家世數人史中並無名又關朗事與  
通年紀甚懸絕可學謂可惜續經已失不見集所作如  
何曰亦何必見只如續書有桓榮之命明帝如此則榮  
可知使榮果有帝王之學則當有以開導明帝必不至  
為異教所惑如秋風之詩乃是未年不得已之辭又何  
足取集識見不遠却要兩漢事與三代比隆近來此  
等說話極勝須是於天理人欲處分別得明如唐太宗  
分明是殺兄劫父代位又何必為之分別說沙隨云史  
記高宗泛舟於池中則明當早參之語皆是史之潤飾  
看得極好此豈小事高祖既許之明早入辨而又却泛  
舟則知此事經史臣文飾多矣問禪位亦出於不得已

曰固是它既殺元良又何處去明皇殺太平公主亦如此可畏學可

子升問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王通見識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但於本領處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處皆不理會却要闢合漢魏以下之事整頓為法這便是低處要之文中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矣似仲舒而純不及因言魏徵作隋史更無一語及文中自不可曉嘗考文中世系并看阮逸龔鼎臣注及南史劉夢得集次日因考文中世系四書不同殊不可

曉又檢李泰伯集先生因言文中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文稍有些本領只本原上工夫都不曾理會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老莊中來之本

先生令學者評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試更評看學者亦多主退之曰看來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它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

却無實用功處它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  
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  
日功夫只是做詩傳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  
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做  
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問  
**辛**之問楊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文公見  
夫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  
得也楊子雲為人深沈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  
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  
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竒耦竒是陽耦是陰春是少  
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

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楊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  
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  
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  
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  
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裡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  
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  
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  
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  
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人添入真偽  
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  
事相湊得好如見甚荷蕢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

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  
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楊子  
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閑雜言語  
多故謂之華若楊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時  
楊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思之  
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它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  
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  
人有嚴君平源流且如太元就三數起便不是揚中只  
有陰陽奇耦便有四象如春為少陽夏為老陽秋為少  
陰冬為老陰楊子雲見一二四都被聖人說了却杜撰  
就三上起數是問温公最喜太元曰温公全無見處若

作太元何似作曆老泉嘗非太元之數亦說得是又問  
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  
自得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  
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  
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  
閑言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升南  
問先生王氏續經說云云荀卿固不凡以望之若房杜輩  
觀其書則固嘗往來於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  
得於王氏之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  
規模事業無文中子鬚鬢其常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  
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

又問仲舒比之如何曰仲舒却純正然亦有偏又是一般病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然亦只是見得下面一層上面一層都不曾見得大槩此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間

只有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着如正誼不然亦非它真見得這道理董子

問性者生之質曰不然性者生之理氣者生之質已有形狀

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璘謂性者生之質本莊子之言曰莊子有

云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前輩謂此說頗好如有物有則之意璘

問仲舒以情為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為善欲為惡皆入之情也夫道

童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淳

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

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道夫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道

建寧出正誼明道如何論先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戲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

在浙中見諸葛誠之千能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義是義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先生謂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為之非所以為訓也固是得道義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義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義矣璘

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其諫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為之亦不過如此

劉淳叟問漢儒何以溺心訓詁而不及理曰漢初諸儒專治訓詁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至西漢末年儒者漸有求得稍親者終是不曾見全體問

何以謂之全體曰全體須徹頭徹尾見得方是且如匡  
衡問時政亦及治性情之說及到得他入手做時又却  
只修得些小宗廟禮而已冀奉言見道知王治之象見  
經知人道之務亦自好了又却只教人主以陰陽日辰  
貪狼廉貞之類辨君子小人以此觀之他只時復窺見  
得些子終不曾見大體也唯董仲舒三篇說得稍親切  
終是不脫漢儒氣味只對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義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方無病又是儒者語

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

晦不露諸葛孔明近申韓即

楊子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楊子。

問楊子避得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  
病問莫不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  
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

學之為王者事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  
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  
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  
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夫道

揚子雲謂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故南北為縱東西為橫六  
國之勢南北相連則合縱秦據東西以橫破縱也蓋南  
北長東西短南北直東西橫錯綜於其間也仲敬  
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

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而應 個

楊子雲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

日乎先生舉此問學者是如何眾人引諸家註語古註

作始鬼作光温公改鬼皆不合久之乃曰只曉得箇載

字便都曉得載者如加載之載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

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說只有古注解云

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

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遡

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

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今人上蓋初二

間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於酉則

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外此未望

而載魄於西蓋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

月相去愈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

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

注云日加魄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

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秦周

之士貴賤拘肆皆繫于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

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温公云

當改載魄之魄作肫都是曉揚子雲說不得故欲如此

改老子所謂載營魄便是如此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



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或人解作經  
營之營亦得次日又云昨夜說終魄於東終字亦未是  
昨夜解終作復言光蓋終魄亦是日光加魄于東而終  
漸消而復其魄也之也始者日光加魄之西以漸東滿及既望則日光旋  
而東以終盡月之魄則魄之西漸復而光漸滿于魄之  
西矣因又說老子載營魄昨日見溫公解得揚子載魄  
沒理會因疑其解老子亦必曉不得及看果然但注云  
載營魄關只有此四字而已穎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  
魄是箇沈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外舉其說云聖  
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據他只於此間  
如此強解得若以解揚子則解不得矣又解魄做物只

此一句便錯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如何解做物得又  
一為神亦非一正指魄言神抱魄火抱水也溫公全不  
理會修養之學所以不曉穎濱一生去理會修養之術  
以今觀之全曉不得都說錯了河上公固是胡說如王  
弼也全解錯了王弼解載作處魄作所居言常處於所  
居也更是胡說據穎濱解老子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  
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外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  
不知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  
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天  
門開闢能為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它只要退  
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裡只是不做事

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依應  
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  
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閑時他只是如此柔依遇  
着那剛強底人它便是如此待你張子房亦是如此如  
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為取天  
下這裡便是它無狀處據此便是它柔之發用功效處  
又楚詞也用載營魄字其說與賴瀆解老子同若楚詞  
恐或可如此說以此說老子便都差了

張毅然漕試回先生問曰今歲出何論題曰論題云云出  
文中子曰如何做張曰大率是罵他者多先生笑曰他  
雖有不好處也須有好處故程先生言他雖則附會成

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豈可一向罵他友仁  
請曰願聞先生之見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為伊周事業  
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  
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  
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亦要作一篇文  
字說這意思效軒子

徐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  
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淳

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  
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  
它也有許多人便是裝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

變煞好今浙間英邁之士皆宗之升

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好處極多但向上

事只是老釋如言非老莊釋迦之罪并說若云云處可

見揚曰過法言曰大過之揚

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取陳

壽曾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補

房柱于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謀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

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

無一語言及其師兼所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

者當

文中子看其書或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

多是隋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經雜霸凡事都要

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却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

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為自

張本做雜霸磁基黃德柄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

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讚謙誠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

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經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

做好都不識如云是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

舒為得如公孫已是不好是錯是說箇甚麼又如自叙

許多說話盡是誇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

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

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因說史傳儘有不可信處嘗

記五峰說看太宗殺建成元吉事尚有不可憑處如云  
 先一日太宗密以其事奏高祖高祖省表愕然報曰明  
 當鞫問汝宜早參只將這幾句看高祖且教來曰鞫問  
 如何太宗明日便擁兵入內又云上已召裴寂蕭瑀陳  
 叔達欲按其事又云上方泛舟海池豈有一件事恁麼  
 大兄弟構禍如此之極為父者何故恁地恬然無事此  
 必有不足信者只左傳是有多難信處如趙盾一事後  
 人費萬千說話與出脫其實此事甚分明如司馬昭之  
 殺高貴鄉公他終不成親自下手必有抽戈用命如賈  
 克成濟之徒如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  
 事無所問也看左傳載靈公欲殺趙盾今日要殺殺不

得明日要殺殺不得只是一箇人君要殺一臣家易為  
 力恁地殺不得也是他大段強了今來許多說話自是  
 後來三晉既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  
 來若不能明事至若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瓚  
 文中子諫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  
 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  
 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俱無忌而不敢  
 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  
 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  
 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体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  
 依倣而作如以董常如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

可為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為它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閔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雜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朝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題者以為重耳今之偽書甚多如鎮江府印關子明易并麻衣道者易皆是偽書麻衣易正是南康載紹韓所作昨在南康觀其言論皆本於此及一訪之見其著述大率多麻衣文體其言險側輕佻不合道

理又嘗見一書名曰子華子說天地陰陽亦說義理人事皆支離妄作至如世傳繁露玉杯等書皆非其實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驗古文自是莊重至如孔安國書序并注中語多非安國所作蓋西漢文章雖麗亦勁今書序只是六朝軟慢文體因舉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伐紂言詞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野人之語也謾

問文中子之學曰它有箇意思以為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着問它續詩續書意只如此因舉荅賈瓊數處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它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它病處它便忌問元經尤可疑

只緣獻公奔北便以為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  
本是阮逸注龔鼎臣便有一本注後面叙他祖都與文  
中子所說不同說它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明日  
尋看又問它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如皇極其曾  
有辨今說權義也不是蓋義是活物權是秤錘義是秤  
星義所以用權今似它說却是以權為嫂溺援之之義  
以義為授受不親之禮但不如此問義便有隨時底意  
思曰固是問它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說曰便有它大  
本領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問他  
以心迹分看了便是錯處曰它說何憂何疑也只是外  
面恁地裡面却不恁地了又問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

似不然曰它意思以方身為形動靜為理然亦無意思  
而今自家若見箇道理了見它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

般孫

文中子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

因遂尊崇其書子方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  
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  
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  
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  
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道夫

大抵觀聖人之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洒然無累處

文中子說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窮理盡性吾何疑樂天知命吾何憂此說是或問文中子僭擬古人是如何曰這也是他志大要學古人如退之則全無要學古人底意思柳子厚雖無怵却又占便宜如致君澤民事也說要做退之則只要做官如末年潮州上表此更不足說了退之文字儘好末年尤好壽

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

大綱是子。韓

器之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子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

蔣明之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

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為他說得用又遺了體明之又問

四字先後當如何曰公去思量久後自有着落震

或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

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節

子耕問定名虛位曰恁地說亦得仁義是寔有的道德却

是經名凡本末小大無所不該如下文說道有君子有

小人德有凶有吉是也人傑錄詳

問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

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

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  
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  
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君子行之為君子之道小  
人行之為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  
正當

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  
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  
頂上頭故伊川云西銘原道之宗祖學可  
坐井觀天謂天只如此大小是他見得如此須出井來看  
方得大必

退之謂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原道中舉大學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蘓子由古史論  
舉中庸不獲乎上後却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  
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溫公說像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說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這樣底都  
是箇無頭學問孫復

韓子原性曰人之性有五最識得性分明蔣元因問博愛  
之謂仁四句如何曰說得却差仁義兩句皆將用做體  
看事之合宜者為義仁者愛之理若曰博愛曰行而宜  
之則皆用矣蓋卿

韓文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為性者五



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子方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是它寔見得到後如此說耶惟復是偶然說得着曰看它文集中說多是閑過日月初不見它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因言惟是孟子說義理說得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如荀子空說許多使人看着如喫糙米飯相似廣

問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脩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

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着一生字便是帶着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着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韓文公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

至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至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為大醇則其稱孟子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先生曰如何見得韓子稱荀楊大醇處便是就

論性處說至云但據程子有此議論故至因問及此先生曰韓子說荀楊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楊為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着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着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楊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楊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

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為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象是去學文字第二象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

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象似此樣處甚多先生考訂韓文公與太顛書堯卿問曰觀其與孟簡書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啻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之意他具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它說轉了羨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於原道中所謂寒而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為宮室為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曾向裡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麁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如一滴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

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于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為事及貶潮州寂寞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箇僧說道理便為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太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太顛未必曉得太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它說得恁地好後便被它動了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原頭處曰以博愛為仁則未有博愛以前不成是無仁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先生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

明明德便是識原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楊淺不濟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曰也是又曰存錄云問禪律從何起曰云云佛學自前也只是外面麓說到梁達摩來方說那心性然士大夫未甚理會傳錄作信向做工夫及唐中宗時有本祖禪學專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見性士大夫才有向裡者無不歸他去韓公當初若早有向裏工夫亦早落在中去了又曰亦有一般人已做得工夫道理上已有所見只它些小近似處不知只是近似便把做一般這裏才一失脚便陷他裏面去了此等不能然亦間有然者剛

退之與太顛書歐公云實退之語東坡却罵以為退之家  
奴隸亦不肯如此說但是陋儒為之復假托歐公語以  
自蓋熟觀集古錄歐公自有一跋說此書甚詳東坡應  
是未見集古錄耳看得到只是錯字多歐公是見它好  
處其中一兩段不可曉底都略過了東坡是只將他不  
好處來說副

退之晚來覺沒損身已處如招聚許多人博塞去為戲所  
與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飲酒無賴及至海上見太顛  
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其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  
事物侵亂此是退之死欵樂天莫年賣馬遣妾後亦落  
莫其詩可見歐公好事金石碑刻都是沒著身已處却

不似叅禪修養人猶是貼着自家身心理會也宋子飛  
言張魏公謫永州時居僧寺每夜與子弟賓客盤膝環  
坐於長連榻上有時說得數語有時不發一語默坐至  
更盡而寢率以為常李德之言東坡晚年却不衰處生  
曰東坡蓋是夾雜此佛老添得又開熟也子方  
韓退之云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曰沈浸醲郁又曰  
沈潛乎訓義句讀杜元凱云優而游之使自求  
之饜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  
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  
又曰磨礪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家好人多不知  
又曰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間自是生光精氣

包顯道曰新史做得韓退之傳較不甚實先生曰新史最在後收拾得事須備但是它要去做文章刻地說得不條連據某意只將那事說得條連便是文章而今要去

做言語刻地說得不分明

韓文公似只重皇甫湜以墓誌付之李翱只令作行狀翱

作得行狀絮但湜所作墓誌又顛藏李翱却有些本領

如復性書有許多思量歐陽公也只稱韓李義則一條云退

之却喜皇甫湜却不甚喜李翱後來湜為退作墓誌却說得無緊要不如李翱行狀較着實蓋李翱為人較

湜較落鬼

曰唐時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浩

曰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麗迹至說道理却

類佛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節目處又却不

錯亦未易議浩云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氣

象大抵天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韓柳浩

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學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

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

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東坡則雜以

佛老到急處便添入佛老相和去聲傾戶孔切瞞人如裝鬼

戲放煙火相似且遮人眼如諸公平日擔正當道自視如

何及才議學校便說不行臨了又却只是詞賦好是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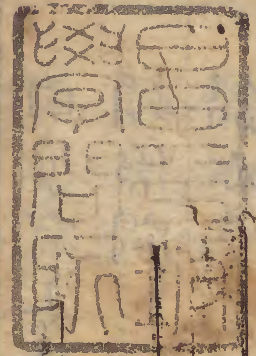
麼議論如王介甫用三經義取士及元祐間議廢之復

詞賦爭辯一工臨了又却只是說經義難考詞賦可以

見人之工拙易考所爭者只此而已大可笑也

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

頭帶說得此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之木



終

